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買犢賣刀 隱語雙關借弓留硯

這書前二十回已把安、何、張三家聯成一片，穿得一串，書中不再煩敘。從這二十一回起，就要作一篇雕弓寶硯已分重合的文章，成一段雙鳳齊鳴的佳話。卻說安太太婆媳二人那日會著何玉鳳姑娘，便同褚大娘子都在他青雲山莊住下。彼此談了半夜，心意相投，直到更深，大家才得安歇。外面除了本莊莊客長工之外，鄧九公又撥了兩個中用些的人，在此張羅明日伴宿的事。安老爺又留下戴勤並打發華忠來幫著照料。連夜的宰牲口、定小菜，連那左鄰右舍也跟著騰房子、調桌凳，預備落作，忙碌得一夜也不曾好生睡得。裡邊褚大娘子才聽得雞叫，便先起來梳洗，帶著那些婆兒們打掃屋子。安太太婆媳合玉鳳姑娘也就起來，梳洗完畢。早有褚一官帶人送了许多吃食，外面收拾好了端進來。安太太便讓道：「大姑娘，今日可得多吃些，昨日鬧得也不曾好生吃晚飯。」那知這位姑娘諸事難說話，獨到了吃上不用人操心呢。一時，上下大家吃完。

安老爺早同鄧九公從家裡吃得一飽，前來看望姑娘，合姑娘寒暄了幾句，姑娘便依然跪在靈旁盡哀盡禮。便有戴勤帶著他女婿隨緣兒合親家華忠進來叩見姑娘。姑娘見自己的丫鬟也有了托身之地，並且此後也得一處相聚，更是放心。又見褚大娘子趕著華忠一口一個「大哥」，姑娘因問道：「你那裡又跑出這麼個大哥來了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這可就是你昨日說的我們那個親戚兒。」姑娘才明白便是安公子的華奶公。兩人見過出去，華忠又進來回：「張親家老爺、親家太太來了。」

原來這老兩口兒昨日聽得十三妹姑娘有了下落，恨不得一口氣就跟了來見見。只因安老爺生恐這裡話沒定規，親家太太來了再鬧上一陣不防頭的怯話兒，給弄糟了，所以指稱著托他二位照看行李，且不請來，叫在店裡聽信。及至他昨晚得了信，今日天不亮便往這裡趕，趕到青雲堡褚家莊，可可兒的大家都進山來了，他們也沒進，一直的又趕到此地。進門朝靈前拜了幾拜，便過來見姑娘，哭眼抹淚的說了半天，大意是謝姑娘從前的恩情，道姑娘現在的煩惱。禮到話不到，說是說不清，橫豎算這等一番意思就完了事了。

鄧九公便讓張老在前廳去坐。內中只有褚大娘子是不曾見過這位張太太的，他心裡暗說：「怎麼這等一個娘，會養金鳳姑娘這麼一個聰明俊秀的女孩兒呢？」這褚大娘子本就有些頑皮，不免要耍笑他，只是礙著張姑娘，不肯。便也問了好，說了幾句話，因問：「你老人家今日甚麼時候坐車往這麼來的？」他道：「那裡還坐車呀！我說：『才多遠兒呢，咱走了去罷。』」他爹說：「我怕甚麼？撒開鴨子就到咧！你那跛拉跛拉的，跛拉到什麼時候才到喂！」那麼著，我可就說：『不你就給我找個二把手的小單拱兒來罷。』誰知僱了輛小單拱兒，那推車的又是老頭子，倒夠著八十多周兒咧，推也推不動，沒的慌，還沒我走著爽利咧！」大家聽了，要笑又不好笑。偏偏這八十多周兒的話，又正合了鄧九公的歲數兒，鄧九公聽了，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便搭訕著問褚一官道：「咱們外頭的事情都齊了沒有？」褚一官道：「都齊了，只聽裡頭的信兒。」

原來安、鄧兩家商量定了，都是這日上祭。安老爺見張家二老來了，又告訴鄧九公給他家也備了桌現成的供菜。第一起便是安老爺上祭。褚一官連忙招護了戴勤、華忠、隨緣兒進來，整理桌椅，預備香燭。這山居卻沒那些鼓樂排場，獻奠儀注，只大家把祭品端來擺好。玉鳳姑娘看了看那供菜，除了湯飯茶酒之外，絕不是莊子上叫的那些楞雞、匾丸子、紅眼兒魚、花板肉的十五大碗，卻是不零不搭的十三盤，裡面擺著全羊十二件，一路四盤，擺了三路；中間又架著一盤，便是那十二件裡片下來的攢盤，連頭蹄下水都有。

只見安老爺拈過香，帶著公子行了三拜的禮。次後安太太帶了張姑娘也一樣的行了禮。姑娘不好相攔，只有按拜還禮。祭完，只見安太太恭恭敬敬把中間供的那攢盤撤下來，又向碗裡撥了一撮飯，澆了一匙湯，要了雙筷子，便自己端到玉鳳姑娘跟前，蹲身下去，讓他吃些。不想姑娘不吃羊肉，只是搖頭。安太太道：「大姑娘，這是老太太的克食（克食：滿語。恩賞，上賞之意。），多少總得領一點。」說著，便夾了一片肉，幾個飯粒兒，送在姑娘嘴裡。姑娘也只得嚼著咽了。咽只管咽了，卻不知這是怎麼個規矩。當下不但姑娘不懂，連鄧九公經老了世事的，也以為創見。不知這卻是八旗弔祭的一個老風氣，那時候還行這個禮。到了如今，不但見不著，聽也聽不著，竟算得個「史闕文」了。

閒話少說。一時撤下去，鄧九公因為自己算個地主，便讓張家二老上祭，端上一桌葷素供菜來，供好。張老也拈了香，磕了頭。到了親家太太了，磕看頭，便有些話白兒，只聽不出他嘴裡咕嚕的是甚麼。等他兩個祭完了，便是鄧九公同了女兒、女婿上祭。只見熱氣騰騰的端上一桌菜來，無非海錯山珍、雞鴨魚肉之類，也有大盤的饅頭，整方的紅白肉，卻弄的十分潔誠精緻，供好。鄧九公同褚一官夫妻也照前鑽香行禮。禮畢，褚一官出去焚化紙鏢，他父女兩個便大哭起來。姑娘也在那裡陪哭，戴勤家的合隨緣兒媳婦都跪在姑娘身後跟著哭。

你道這鄧家父女兩個是哭那一位何太太不成？那何太太是位忠厚老實不過的人，再加上後來一病，不但鄧九公合他漠不相關，便是褚大娘子也合他兩年有餘，不曾長篇大論的談過個家長裡短，卻從那裡得這許多方便眼淚？原來他父女兩個都各人哭得是各人的心事。

鄧九公心裡想著是：人生在世，兒子這種東西，雖說不過一個蒼生，卻也是少不得的。即如這何家的夫妻二位，假如也得有安公子這等一個好兒子，何至弄到等女兒去報仇，要女兒來守孝？跟前雖說有玉鳳姑娘這等一個頂天立地的女兒，作到這個地位，已經不知他心裡有幾萬分說不出的苦楚了。況且，世路上又怎樣指得准有這等一位破死忘魂衛顧人的安老爺呢？惹回來再想到自己身上，也只仗了一個女兒照看，難道眼看九十多歲的人，還指望養兒得濟不成？再說，設或生個不肖之子，慢講得濟，只這風燭殘年，沒的倒得「眼淚倒回去往肚子裡流，胳膊折了望袖子裡褪」，轉不如一心無礙，卻也省得多少個命脈精神！這是鄧九公的心事。

褚大娘子心裡想的是：一個人托生給人作個女兒，雖說合那作兒子的侍奉終身不同，卻是同一盡孝，都該報答這番養育之恩。只是作個女兒，到了何玉鳳這樣光量，也就算強似兒子了。但是天不成全他，遇見這等時運，也就沒法兒。何況於我！縱說我隨了老父朝夕奉養，比他強些，老人家已是「老健春寒秋後熟」，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」。那時無論我心裡怎樣的孝順，難道還能派定了人家褚家子弟永遠接續鄧家香煙不成？這是褚大娘子的心事。

至於他父女兩個心疼那姑娘，捨不得那姑娘，卻是一條腸子。又因這疼他、捨不得他的上頭，卻又用了一番深心，早打算到姑娘臨起身的時候，給他個斬鋼截鐵，不垂別淚。因此要趁著今日，把這一腔離恨哭個痛快，便算合他作別。臨期好讓他不著一絲牽掛流連，安心北上，去走他那條立命安身的正路。正是一番英雄作用，兒女情腸。

當下父女兩個悲悲切切、抽抽噎噎哭的十分傷慘。安老爺合張老早把鄧九公勸住，安太太合張媽媽兒也來勸褚家娘子，張姑娘便去勸玉鳳姑娘。安太太向褚家娘子道：「姑奶奶，歇歇兒罷，倒別只管招大姑娘哭了。」只這一句，越發提起褚大娘子捨不得姑娘的心事來，委委屈屈又哭個不住。半日半日才慢慢的都勸住了。褚一官同了眾人便把飯菜撤下去。鄧九公囑咐道：「姑爺，這桌菜可不要糟塌了，撤下去就蒸上，回來好打發裡頭吃。」褚一官一面答應，便同華忠等把桌子擦抹乾淨出去。外面早有山上山下遠村近鄰的許多老少男女都來上祭。也有打陌紙錢來的；也有糊個紙包袱裝些鏢錠來的；還有買對小雙包蠟，拿著籬高香，一定要點上蠟，燒了香才磕頭的；又有煮兩隻肥雞，拴一尾生魚來供的；甚至有一蒲包子爐食餠餅，十來個雞蛋，幾塊黏糕餅子，也都來供獻供獻磕個頭的。這些人，一來為著姑娘平日待他們恩厚，況又銀錢揮霍，誰家短個三吊兩吊的，有求必應；二來有這等一個人住在山裡，等閒的匪人不敢前來欺負；三來這山裡大半是鄧九公的房莊地畝，眾人見東翁尚且如此，誰不想來盡個人情？因此上都真心實意的磕頭禮拜。那班村婆村姑還有些贊數點頭擦眼抹淚的。這要攔在姑娘平日，早不耐煩起來了，不知怎麼個原故，經安老爺

昨日一番話，這條腸子一熱，再也涼不轉來。便也合他們灑淚，倒說了許多好話，道達這兩三年承他們服侍母親支應門戶的辛苦。

這一陣應酬，大家散後，那天已將近晌午，鄧九公道：「這大家可該餓了。」便推著送飯。自己便陪了安老爺父子張老三外面去坐。一時端進菜來，潑滿的燕窩，滾肥的海參，大片的魚翅，以至油雞填鴨之類，擺了一桌子。褚大娘子拿了把筷子，站在當地向張親家太太道：「張親家媽，可不是我外待你老，我們老爺子合我們二叔是磕過頭的弟兄，我們二嬸兒也算一半主人，今日可得請你老人家上坐。」張太太聽了，擺著手兒扭過頭去說道：「姑奶奶，你不用價讓我，我可不吃那飯哪。」安太太便問道：「親家，你這樣早就吃了飯來了麼？」

張太太道：「沒有價。雞叫三遍就忙著往這裡趕，我那吃飯去呀？」張姑娘聽了，便問：「媽，你老人家既沒吃飯，此刻為甚麼不吃呢？不是身上不大舒服阿？」他又皺著眉連連搖頭說：「沒有價，沒有價。」褚大娘子笑道：「那麼這是為甚麼呢？你老人家不是挑了我了？」他又忙道：「我的姑奶奶！我可不知道嗎！叫個挑禮呀！你只管讓他娘兒們吃罷。可惜了的菜，回來都冷了。」大家猜道：「這是個甚麼原故呢？」他又道：「沒原故。我自家心裡的事，我自家知道。」

何玉鳳姑娘在旁看，心想：「這位太太向來沒這麼大脾氣呀，這是怎麼講呢？」忍不住也問說：「你老人家不是怪我沒讓阿？我是穿著孝，不好讓客的。」他這才急了，說：「姑娘，可了不的了！你這是啥話？我要怪起你來，那還成個啥人咧？我把老實話告訴給你說罷：自從姑娘你上年在那廟裡救了俺一家子，不是第二日咱就分了手了嗎？我可就合我那老伴兒說，我說：『這姑娘咱也不知那年才見得著他呢。見著他還好，要見不著，咱可就只好是等那輩子變個牛變個驢給他耕地拽磨去罷。』誰知道今兒又見著你了呢！昨日聽見這個信兒，就把我倆樂的百嗎兒似的。我倆可就給你念了幾聲佛，許了個願心：我老伴兒他許的是逢山朝頂，見廟磕頭；我許下給你吃齋。」玉鳳姑娘道：「你老人家就許了為我吃齋也使得。今日又不是初一十五，又不是甚麼三災呀八難的，可吃的是那一門子的齋呢？」他又道：「我不論那個，我許的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長齋。」安太太先就說：「親家，這可沒這個道理。」他只是擺著手搖著頭不聽。

褚大娘子見這樣子，只得且讓大家吃飯。一面說道：「那也不值甚麼，等我裡頭趕著給你老炸點兒鍋渣麵筋，下點兒素面，單吃。」他便嚷起來了，說：「姑奶奶，你可不要白費那事呀！我不吃。別說鍋渣麵筋，我連咸醬都不動，我許的是吃白齋。」褚大娘子不禁大笑起來，說：「噯喲！我的親家媽！你老人家這可是攪了！一年到頭不動鹽醬，倘或再長一身的白毛兒，那可是個甚麼樣兒呢！」說的大家無不大笑。他也不管，還是一副正經面孔望了眾人。褚大娘子無法，只得叫人給他端了一碟蒸饅頭，一碟豆兒合芝麻醬，盛的滾熱的老米飯。只見他把那饅頭合芝麻醬推開，直眉瞪眼白著嘴嘩拉了三碗飯，說：「得了。你再給我點滾水兒喝，我也不喝那鹹茶，我吃白齋，不喝茶。」

他女兒望著他娘，又是可笑，又是心疼，說道：「媽呀，你老人家這可不是件事。是說是為我姐姐，都是該的，這個白齋可吃到多早晚是個了手呢？」他向他女兒道：「多早晚是了手？我告訴給你，我等他那天有了婆家，齊家得過了，我才開這齋呢！」玉鳳姑娘才要說話，大家聽了，先笑道：「這可斷乎使不的！」他道：「你們這些人們都別價說了。出口是願，咱這裡一舉心，那西天的老佛爺早知道了，使不的咱兒著？不當家花拉的！難道還改得口哇？改了也是造孽。我自己個兒造孽倒有其限，這是我為人家姑娘許的，那不給姑娘添罪過哪？『恩將仇報』，是話嗎？」

玉鳳姑娘一面吃飯，把他這段話聽了半日，前後一想，心裡暗暗的說道：「我何玉鳳從十二歲一口單刀創了這幾年，甚麼樣兒的事情都遇見過，可從沒輸過嘴，窩過心；便是昨日安家伯父那樣的經濟學問，輟略言談，我也還說個十句八句的。今日遇見這位太太，這是塊魔，我可沒了法兒了。此時合他講，大約莫想講得清楚，只好慢慢的再商量罷。」

列公，這念佛、持齋兩樁事，不但為儒家所不道，並且與佛門毫不相干。這個道理，卻莫向婦人女子去饒舌。何也？有等很錢的，吃天齋，也省些魚肉花消；有等嘴饞的，吃天齋，也清些腸胃油膩。吃又何傷？要說一定得吃三百六十天白齋，這卻大難！即如這位張太太，方才乾啜了那三碗白飯，再拿一碗白水一泐，據理想著，少一刻他沒有個不醋心的。那知他不但醋心，敢則從這一頓起，「一念吃白齋，九牛拉不轉」，他就這麼吃下去了。你看他有多大橫勁！一個鄉裡的媽媽兒，他可曉得甚麼叫作「恒心」？他又曉得甚麼叫作「定力」？無奈他這是從天良裡發出來的一片至誠。且慢說佛門的道理，這便是聖人講的：「惟天下至誠，惟能盡其性。」又道是：「惟天下至誠為能化。」至於作書的為了一個張親家太太吃白齋，就費了這幾百句話，他想來未必肯這等無端枉費筆墨。列公牢記話頭，你且看他將來怎樣給這位張太太開齋，開齋的時候這番筆墨到底有個甚麼用處。

話休絮煩。一時裡外吃罷了飯，張老夫妻惦記店裡無人，便忙忙告辭回去。鄧九公、褚一官送了張老去後，便陪了安家父子進來。安老爺便告知太太已經叫梁材到臨清去看船，又計議到將來人口怎樣分坐，行李怎樣歸著。這個當兒，鄧九公便合女兒、女婿商量明日封靈後怎樣撥人在此看守，怎樣給姑娘搬動行李，收拾房間。

正在講的熱鬧，忽然一個莊客進來，悄悄的向褚一官使了個眼色，請了出去。不一時，褚一官便進來，在鄧九公耳邊噓噓說了幾句話。只見鄧九公睜起兩隻大眼睛，望著他道：「他們老弟兄們怎麼會得了信兒來了？」褚一官道：「你老人家想，他們離這裡通算不過二三百地，是說不敢到這裡來騷擾，這裡兩頭兒通著大道，來往不斷的人，有甚麼不得信兒的？」

安老爺聽了，忙問：「甚麼人來了？」鄧九公道：「便是我前日合你講的那個海馬週三。」說著，又回頭問褚一官道：「就他一個人來了？」褚一官道：「怎麼一個人呢？他們四寨的大頭兒會齊了來的。認得的是牯牛山的海馬週三、截江獺李老、避水獺韓七，獺象嶺的金大鼻、寶小眼兒，野豬林的黑金剛、一簍油，雄雞渡的草上飛、叫五更，還有一個我不對付他，他倒合小華相公認識，他們說話來著。他還問起二叔來著呢。」鄧九公聽了，低下頭去，大露為難。

且住！這班人就這等不三不四的幾個綽號，到底是些甚麼人物？怎的個來歷？原來這海馬週三名叫周得勝，便是那年被十三妹姑娘刀斷鋼鞭打倒在地要給他擦胭脂粉，落後饒他性命立了罰約的那個人。他一向本是江洋大盜，因他善於使船，專能搶上風，寬順水，水面交起鋒來，他那只船使的如快馬一般，因此人送他一個綽號，叫他作「海馬週三」。那李老名叫李茂，韓七名叫韓勇。他兩個在水底都伏得三日三夜。那李茂使一對熟銅拐，能在水底跟著船走，得便一拐，搭住船幫上去，掄起拐來，任是你船上有多少人，管取都被他打下水去，那只船算屬了他了；那韓通使一柄短柄鑊鐵狼頭，腰間一條鎖鏈，拴著一根百鍊鋼錐，有一尺餘長，其形就倣佛個大冰鑊的樣子，靠著這兩件兵器，專在水裡鑿那船底，任是甚麼大船，禁不起他鑿上一個窟窿，船一灌進水去便擱住了，他搶老實的。因此人比他兩個作江裡吃人的水獺、水底壞船的海獺一般，叫他作「截江獺」、「避水獺」。這三個人同了大鼻子金大力、小眼兒寶雲光，從前在淮南一帶以至三江、兩浙江河湖海裡面劫奪客商，那水師官兵等閒不敢正眼來看他。後來遇著施世綸施按院放了漕運總督，收了無數的綠林好漢，查拿海寇，這幾個人既在水面上安身不牢，又不肯改邪歸正跟隨施按院，便改了旱路營生。會合他們旱路上一班好朋友黑金剛郝武、一簍油謝標、草上飛呂萬程、叫五更方亮四個人伙。那郝武使一根金剛降魔杵，一簍油使一把雙刀鑊，草上飛使一把雞爪飛抓，叫五更不使兵器，只換一面遮身牌，專一藏在牌後面用鵝卵石飛石打人，百發百中。這九籌好漢就分站了牯牛山、獺象嶺、野豬林、雄雞渡四座山頭，打家劫舍。

喂！說書的，你這話說的有些大言無對了。我大清江山一統，太平萬年，君聖臣賢，兵強將勇，豈合那季漢、南宋一樣，怎生容這班人照著《三國演義》上的黃巾賊，《水滸傳》上的梁山泊胡作非為起來？難道那些督府提鎮、道府參游都是不管閒事的不成？

列公，這話卻得計算計算那時候的時勢。講到我朝，自開國以來，除小事不論外，開首辦了一個前三藩的軍務，接著辦了一個後三藩的軍務，緊跟著又是平定西北兩路的大軍務，通共合著若干年，多大事！那些王侯將相何嘗得一日的安閒？好容易海晏河清，放牛歸馬。到了海馬週三這班人，不過同人身上的一塊頑癬，良田裡的一顆蒺藜，也值得去大作不成？況且這班人雖說不守王法，也不過為著「饑寒」兩字，他只劫奪些客商，絕不敢擄掠婦女，慢道是攻打城池；他只貪圖些金銀，絕不敢傷人性命，慢說是

抗拒官府。因此上從不曾犯案到官。那等安享昇平的時候，誰又肯無端的找些事來取巧見長，反弄到平民受累？便是有等被劫的，如那談爾音一流人物，就破些不義之財，他也只好是啞子吃黃連，又如何敢自己聲張呢？再說，當年如鄧芝龍、郭婆帶這班大盜，鬧得那樣翻江倒海，尚且網開三面，招撫他來，饒他一死，何況這些妖魔小醜？這正是我朝的深仁厚德，生殺大權。不然那作書的又豈肯照鼓兒詞的信口胡談，隨筆亂寫？

閒話少說。卻說牯牛山的海馬周得勝、截江獺李茂、避水獺韓勇三個，這日閒暇無事，正約了癩象嶺的金大鼻子金大力、竇小眼兒竇雲光，野豬林的黑金剛郝武、一簍油謝標，雄雞渡的草上飛呂萬程、叫五更東方亮，在牯牛山山寨一同宴會，只見探事的小嘍囉來報說：「有一起大行李，看著箱籠甚多，想那金帛定也不少。只是白晝過去，從人甚多，不好動手。此時聽說這起行李在在平老程住了，特來報知眾位寨主。」九籌好漢聽了，笑逐顏開，都道：「恭喜！買賣到了。」

海馬週三一回頭，便向一個小頭目說道：「老兄弟，就是你跑一蕩罷。你從大路綴下他去，看看他落那座店，再詢一詢怎麼個方向兒，扎手不扎手。趁他們諸位都在這裡，我們聽個准信，大家去彩一彩。」那小頭目答應一聲，喬裝打扮，就下山奔在平大路而來。

他到了在平鎮市上，先找了個小飯鋪吃了飯，便在街上閒走，想找個眼線。怎麼叫作「眼線」呢？大凡那些作強盜的，沿途都有幾個給他作眼線的熟人，叫作「地土蛇」，又叫作「臥蛋」。他便找了這班人，打聽得這號行李落在悅來老店，本行李主兒連家眷都遠路看親戚去了，不在店裡，便是家人也跟了幾個去，店裡剩的人無多。那小頭目聽了大喜，便問：「可曾打聽得這行李主兒是怎生一個方向兒？」那人又道：「也打聽明白了。本人姓安，是位在旗的，作過南河知縣。如今是他家少爺從京裡來，到南省接他回京去，從這裡經過。」他聽了這話，說：「了不得了！這豈不是我那位恩官安老太爺嗎？幸是我來探得這個詳細！」

原來這個小頭目姓石名坤，綽號叫作「石敢當」。當日曾在南河工上充當夫頭，受過安老爺的好處。前番安公子從牯牛山過，要讓公子上山飲酒的就是他。他聽了這話，急於回山，便不走原來的大路，一直的進了岔道口，要想走青雲堡奔桐口出去，省些腳程。恰巧走到青雲堡，走得一身大汗，口中乾渴，便在安老爺當日坐過的對著小鄧家莊那座小茶館兒歇著喝茶。只見莊上一會兒人來人往，又挑著些圓籠，裝著傢伙、肉腥菜蔬，都往山裡送去。這鄧、褚翁婿他一向都熟識的，便問那跑堂兒的道：「今日莊上有甚麼勾當，這等熱鬧？」

那跑堂兒的見問，便答說：「鄧九太爺在這裡住著呢。他爺兒倆這幾天天天進山裡幫人家辦白事，明日伴宿，後日出殯。」

石敢當又問：「山裡甚麼要緊人家，用他老人家自己去幫忙兒呀？」跑堂兒的說：「聽說是鄧九太爺一個女徒弟十三妹家。」

石敢當心裡說道：「這十三妹姑娘向來於我山寨有恩，怎的不曾聽見說起他家有事？」忙問：「他家死了甚麼人？」跑堂兒道：「說是他家老太太兒。」石敢當暗說：「便是這樁事，也得叫我寨主知道。」他喝完了茶，付了茶錢，便忙忙的回牯牛山，把上項事對各家寨主說知詳細。

周得勝聽了，向那八籌好漢道：「幸得探聽明白，這號行李須是動不得。」眾人也有知道的，也有不知道的，忙問原故。

周得勝便把那年尋鄧九公遇著十三妹的始末原由，前前後後據實說了一遍。眾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不可壞了山寨義氣。」

你道這十三妹刀斷鋼鞭的這段因由，除了海馬週三、截江獺，避水獺三個之外，又與他大家甚麼相干，也跟著講的是那門子的義氣？自來作強盜也有個作強盜的路數，海馬週三講得是不怕十三妹刀斷鋼鞭在人輪子裡把我打倒在地，那是勝敗兵家之常，只他饒了我那場戴花兒擦胭脂抹粉的羞恥，就算留了朋友咧；眾人講得是一筆寫不出兩綠林來，砍一枝損百枝，好看了海馬週三，就如同好看眾人一樣。所以聽得週三說了一句，大家就一口同音說：「以義氣為重。」其實這些人也不知這十三妹是怎樣一個人，怎生一樁事。這就叫作「盜亦有道焉」。

卻說那海馬週三見眾人這樣尚義，便說道：「今日都為我周海馬耽誤了眾弟兄們的事，我明日理應重整筵席陪話。只因方才據這石家兄弟說起，十三妹姑娘家有他老太太的大事，明日就是伴宿，我明日須得同了韓、李兩家兄弟前去盡個情，不得在山奉陪，只好改日竭誠了。」眾人裡面要算黑金剛郝武的年長，這人生的身高六尺，膀闊腰圓，一張黑油臉，重眉毛大眼睛，額下一部鋼鬚，性如烈火。他一聽海馬週三這話，把手一擺，說道：「周兄弟，你這話說遠了。你我弟兄們有財同享，有馬同騎，你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。何況這十三妹姑娘聽起來是個蓋世英雄，難道單是韓、李二位給他老太太磕的著頭，我們就不該磕個頭兒嗎？在坐的眾位有一個不給周家兄弟作這個臉同走一蕩的，叫他先吃我黑金剛一杵！」眾人齊說，這話有理，大家都去。明日就請這位石家兄弟引路。」

海馬週三當下大喜，便吩咐在山寨裡備了一口大豬，一牽肥羊，一大壇酒，又置買了一分香燭紙銀，著人先送到前途等候。

大家歇了一夜，次日五鼓，他十籌好漢都不帶寸鐵，只跟了兩個看馬嘍囉，從牯牛山奔青雲山而來。及至問著了十三妹的山莊，一行人趨到門前，離鞍下馬，恰好隨緣兒在莊門外閒望。那石坤從前作夫頭的時候，見他常跟安老爺到過工上督工，因此上前招呼，便向他問起安老爺來。

這段話除了說書的肚子裡明白，連鄧、褚兩家尚且不知，那安老爺怎生曉得底細？因此心中不免詫異。暗想：「隨緣兒怎生會認得這班強盜？他們怎的還問起我來？」又見鄧九公低頭不語，大有個為難的樣子，才待開口問他的原委，只見他把頭一抬，說道：「老弟，今日這樁事倒有些累贅。他們既到了這裡，不好不讓他們進來。在姑娘看著這班人，如同腳下泥皮，滿不要緊，就是他們也見慣了；只是老弟你雖說下了場，究竟是位官府；再說弟婦合姪兒媳婦怎生見的慣這班野人？此地又再沒個退居，如何是好？」說著，又向玉鳳姑娘道：「姑娘，不然倒是你到前廳見見他們，打發他們早早回山倒也罷了。」

玉鳳姑娘道：「我也正在這裡想，論我出去這蕩倒不要緊，但是他們既說來上祭，他以禮往，卻不可不叫他到靈前盡這個禮。再我眼前就要離這個地方了，也得見見他們，把從前的話作個交代。至於安伯父爺兒們娘兒們幾位，誠然不好合這班人相見，如今暫且請在這後廈的裡間避一避，也不算屈尊。」安老爺、安公子聽了倒不怎的，只有安太太、張姑娘聽說要把這起人讓進來，早嚇得滿手冷汗。

褚大娘子道：「二孀娘，你老人家不用怕。這些人都是我父親手下的敗將，別說還有我何家妹子在這裡，怕甚麼！」說著，一手攙了安太太，一手拉著張姑娘，連安老爺父子都讓在後廈西裡間暫坐。鄧九公便叫人把靈前的香燭點起，又著人把那豬羊酒香楮之類都抬到當院裡擺下，然後著褚一官讓那起人進來。安老爺同公子都站在裡間簾兒邊向外看，安太太婆媳合褚大娘子也在板壁邊一個方窗兒跟前竊聽。

不一時，只聽得院子裡許多腳步響，早進來了努目橫眉、腆胸疊肚的一群人，一個個倒是纓帽緞靴，長袍短褂。進門來，雄赳赳氣昂昂的朝靈前拜罷，起身便向姑娘行禮。只聽姑娘向那班人大馬金刀的說道：「周、韓、李三位，前番承你們看我那張彈弓分上，到淮安走了一蕩，我還不曾道個辛苦，今日又勞你眾人遠道備禮到此上祭！」海馬週三連忙答道：「這點小事兒那裡還敢勞姑娘提在話下！倒是老太太昇天，我們該早來效點兒勞，只因得信遲了，故此今日才趕來。聽說明日就要出殯，倘有用我們的去處，請姑娘吩咐一句，那怕抬一肩兒槓，撮一撮土，也算我們出膀子笨力，盡點兒人心。」

姑娘道：「這事不好勞動。如今明日且不出殯，我家老太太也不葬在這裡。消停幾日，我便要扶柩回鄉。只要我走後，你眾人還同我在這裡一般，不敬錯了這鄧九太爺，再就是不叫我這班鄉鄰受累，就算你大家的好處了。」海馬週三道：「姑娘，這話是三年前在眾人面前交代明白的，怎敢再有翻悔！」

姑娘道：「如此很好，足見你們的義氣。我不好奉陪，請外面待茶罷。」大家暴雷也似價答應一聲，連忙退出去。

咦！列公，你看，好個擺大架子的姑娘！好一班陪小心的強盜！這大概就叫作「財壓奴婢，藝壓當行」，又叫作「一物降一物」了。

卻說眾人退出門來，到院子裡，才悄悄向鄧九公道：「從不曾聽見說那裡是姑娘的本鄉本土，方才說要扶柩回鄉，卻是怎講？」論理，這話這班人問的就多事；在鄧九公，更不必耐著煩兒告訴他們，豈不省我說書的多少氣力？無如鄧老頭兒這個當兒結識了安老爺這一個把弟，又成全了十三妹這一個門徒，願是了了，情是答了，心裡是沒甚麼為難了。這大約要算他平生第一樁得意的痛快事，便是沒人來問，因話提話，還要找著鏘兩句，何況問話的又正是海馬週三烏煙瘴氣這班人，他那性格兒怎生慳得住？只見他一手把那銀絲般的長鬚子一綽，歪著腦袋道：「哈哈！你們老弟兄們要問這話麼？聽我告訴你們。」他便等不及出去，就站在當院子日頭地裡，從姑娘當日怎的要替父報仇說起，一直說道安老爺怎的勸他回鄉合葬雙親，不曾落下一個情節，連嘴說帶手比，忽而嚷忽而笑的向眾人說了一遍。

眾人聽了這話倒也罷了，聽了這話，一個個低垂虎頸，半晌無言。忽見黑金剛郝武把手拍了拍腦門子，歎了口氣，向眾人說道：「列位呀！照這話聽起來，你我都錯了，錯大發了！」

你想誰無父母，誰非人子？這位姑娘雖然是個女流，你只看他這片孝心，不忘父親大仇，奉養母親半世，便有這等一位慈悲肝膽的安太老爺成全他。這才叫英雄志量遇見了英雄志量，兒女心腸遇見了兒女心腸！你我枉在英雄好漢，從幼兒就不聽父母教訓，不讀書，不務正，肩不擔擔，手不提籃，胡作非為，以至作了強盜。可憐我黑金剛也有八十多歲的老媽，我何曾得孝順他一天？便是得些不義之財，他吃著穿著也是提心吊膽。眾兄弟都請回山置事，我黑金剛從今洗手不幹，我便向山寨裡接了母親，找個安穩地方，那怕耕種刨鋤，向老天討碗飯吃，也叫我那老媽安樂幾日，再不當這強盜了！」

卻說眾人聽了這段情由，心裡正都有些感動，忽然又加上黑金剛這番話，一齊說：「黑哥哥說的有理，便是我們，也有父母已故的，也有父母現存的，既然打破迷關，若不及早回頭，定然皇天不佑。我們大家同心合意，今日都跳出綠林才是正理！」鄧九公聽了大喜，嚷道：「好哇！」又把他那老壯的大拇指頭伸出來，說：「這才是我鄧老九的好朋友哪！」說著，大家向鄧九公深深的作了個揖，說道：「鄧九太爺，我們都要回山尋找房間，搬取老小，把那些馬匹器械分散，嘍囉們願留的留他作個隨身伴當，不願留的叫他們各自謀生。就此告辭，要幹正經的去了。」

鄧九公雙手一攔，說：「且住！我鄧某還有一言奉勸，大家可恕我直言，別想左了。我想你眾位這一散伙，雖說腰裡都有幾兩盤纏，卻一時無家可奔，無業可歸；再說萬金難買的是好朋友，你們老弟兄們耳鬢斯磨的在一塊子，這一散，也怪沒趣兒的。你看這青雲山一帶，鞭梢兒一指，站著的都是我鄧老九的房子，躺著的都是我鄧老九的地，那一村兒那一莊兒騰騰騰騰，也安插下你眾位了。房子如不合式，山上現成的木料，大約老弟兄們自己也還都蓋得起。果然有意耕種刨鋤，有的是山荒地，山價地租我分文不取。那時候，消閒無事，我找了你們老弟兄們來，尋個樹蔭涼兒，咱們大家多喝兩場子，豈不是個樂兒嗎？」眾人聽到這裡，便說：「這個怎好叨擾？」鄧九公道：「列位且莫推辭，我還有話。再說方才提的那位安太老爺，你大家還不曾見著他的面，聽我說了幾句，就立刻跳出火坑來了。這等一位度世菩薩，卻怎的倒不想見他一見？」眾人齊說：「那敢是求之不得！只不知這位老爺現今在那裡？」鄧九公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好教你眾位得知，就在屋裡坐著呢。」說著，他便向屋裡高聲叫道：「把弟呀，請出來！你看，這又是椿痛快人心的事！」

再講安老爺在屋裡聽得清楚，正自心中驚喜，說：「不想這班強盜竟有這等見解，可見良心不死！」聽得鄧九公一叫，便整了整衣冠，款款的出來。那石敢當石坤才望見安老爺，便對大眾道：「眾位哥，這便是我那位恩官安太老爺，你我快快叩見！」眾人連忙一齊跪倒，口尊：「太老爺在上：小人們都是些亂民，本不敢驚太老爺的佛駕，如今冒死瞻仰恩官，求太老爺賞幾句好話，小人們來世也得好處托生！」只見安老爺站在台階兒上，笑容可掬的把手一拱，說道：「列位壯士請起。」

方才的話，我都一一聽得明白。從來說：『孽海茫茫，回頭是岸；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』你眾人今日這番行事，才不枉稱世界上的英雄，才不枉作人家的兒女！從此各人立定腳跟，安分守己，作一個清白良民，上天自然加護。至於方才這位鄧九兄的話，不必再辭，倒要成全他這番義舉。你大家便賣了戰馬買頭牛兒，丟下兵器拿把鋤兒，學那古人『賣刀買犢』的故事，豈不是綠林中一段佳話？況且，天地生材必有用處，看你眾位身材凜凜，相貌堂堂，倘然日後遇著邊疆有事，去一刀一槍，也好給父母搏個封贈。」眾人聽一句應一句，及至聽到這裡，一齊磕下頭去，說：「謝太老爺的金言！」列公，誰說「眾生好度人難度」哇？那到底是那度人的沒那度人本領！

閒言少敘。安老爺說完了話，點點頭，把手一舉，轉身進房。鄧九公便讓大家前廳歇息。一個個鼓舞歡欣，出門上馬而去。落後這班人果然都扶老攜幼投了鄧九公來，在青雲山裡聚集了小小村落，耕種度日。這是後話不提。

當下眾人散後，大家吃些東西，談到這椿事，也都覺得快心快意。看看天色已晚，安家父子、鄧家翁婿依然回了褚家莊，安太太帶了媳婦同褚大娘子仍在青雲山莊住下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便是何太太首七，鄧九公給玉鳳姑娘備了一桌祭品，教他自己告祭。那姑娘拈香獻酒，自然有一番禮拜哀啼，不消細講。一時禮畢，大家給玉鳳姑娘暫脫孝服。封靈後，鄧九公早派下了兩個老成莊客、八個長工在這裡看守；一面另著人把姑娘的細軟箱籠運到莊上，把些粗重傢伙等類分散眾人。鄧九公又另外替姑娘備了賞賜。少時，車輛早已備齊，男女一行人都向褚家莊而去。只可憐山裡的那些村婆村姑，還望著姑娘依依不舍。

玉鳳姑娘到了褚家莊，進門便先拜謝鄧、褚兩家的情誼。

那位姨奶奶也忙著張羅煙茶酒飯。褚大娘子先忙著看了看孩子，便一面騰屋子，備吃的，給姑娘打首飾，做衣服，以至上路的行李什物，忙的他把兩隻小腳兒都累紫了。依鄧九公的意思，定要請安老爺闔家並玉鳳姑娘到二十八棵紅柳樹也住幾日。無如這位姑娘動極思靜，絕不像從前那騎上驢兒就沒了影兒的樣子。便是褚大娘子也覺得自己分不開身，因向他父親說道：「老爺子，不是我攔你老人家的高興。這裡也是你老人家的家，咱們家裡通共你老人家合姨奶奶兩位，都在這裡呢，到西莊兒上又見誰去？要就為咱們家那幾間房子，人家二叔、二嬸兒大概都見過。再說，鬧了這幾天了，他娘兒們也得歇歇兒，好上路。你老人家疼徒弟，也得疼疼女兒，只看我這手底下的事情堆的，還分的開身，大遠的兩頭兒跑嗎？這還都是小事。這回書要再加上寫一陣二十八棵紅柳樹的怎長怎短，那文章的氣脈不散了嗎？又叫人家作書的怎的個作收場呢？」安老爺、安太太聽了，心下先自願意，鄧九公更是女兒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」的，只哈哈笑了一陣，也便罷了。

當下便把安老爺同公子挪到大廳西耳房住，讓安太太婆媳同玉鳳姑娘住了東院，連張老夫妻也請了來，並一應車輛行李都跟過來，打算將來就從此地起身。幸喜得他家莊上有個大馬圈，另開車門，出入方便。登時把一個鄧家東莊又弄成了個「褚家老店」。連日鄧九公不是同姑娘閒話，便是同安老爺喝酒。褚大娘子得了空兒便在東院同張姑娘伴了玉鳳姑娘作耍，不就弄些吃食給他解悶，絕不提分別一字。只有安公子因內裡有位玉鳳姑娘，倒不好時常進來，只合丈人同小程相公、褚一官作一處。

這日恰好梁材從臨清僱船回來，僱得是頭二三三號太平船，並行李船、伙食船，都在離此十餘里一個沿河渡口靠住。

商定安太太帶了兒子媳婦僕婦丫鬟坐頭船，張太太合戴勤家的、隨緣兒媳婦跟著姑娘伴靈坐二船，張親家老爺合戴勤帶了兩個小廝也在這船照應，安老爺倒坐了三船。分撥已定，便發行李下船。正是人多好作活，不上兩天，把東西都已發完。

安老爺、安太太又忙著差華忠同程相公由旱路先走一步回家，告知張進寶預備一切。恰好姑娘因那頭烏雲蓋雪的驢兒此後無用，依然給還了鄧九公。安老爺又因那驢兒生得神駿，便合九公要了，作為日後自己踏雪看山的代步，合張老家的一牛一驢並車輛，都交華忠順帶了去。

一切料理停當，次日就待搬靈上船。這日，鄧九公合褚大娘子正在那裡打點姑娘的梳妝匣、吃食簍子、隨身包袱，姑娘看了他父女，便有個不忍相離之意，不覺滴下淚來。才待說話，九公道：「咱們且張羅事情，不說這個，我們還送你個兩三站呢。」姑娘也就信以為真。說話間，他看見牆上掛著他那張彈弓，便說道：「我原說這張彈弓給你老人家留下，不可失信，如今還是留下，你

老人家見了這彈弓就算見了我罷。」

褚大娘子道：「你先慢著些兒作人情，那彈弓有人借下了。」姑娘便問：「誰又借？」張姑娘接口道：「還是我。我們跟了他一道兒，他保了我們一道兒，我們可離不開他。姐姐暫且借給我們掛在船上，仗仗膽兒。等到家，橫豎還姐姐，那等姐姐愛送誰送誰。」姑娘向來大刀闊斧，於這些小事不大留心，便道：「也使得。」卻又一時因這彈弓想起那塊硯台來，因說：「可是的，那塊硯台你們大家賺了我會子，又說在這裡咧那裡咧，此刻忙忙叨叨的，不要再丟下，早些拿出來還人家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你早說呀！我前日裝箱子，順手放在你那個顏色衣服箱子裡了，這時候壓在艙底下，怎麼拿呀？」姑娘道：「你這幾天也是忙糊塗了，可又收起他來作甚麼呢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也好，他們借了咱們的弓去，咱們還留下他們的硯台，等你到了京再還他家。你要怕忘了，我給你托付下個人兒。」

因向張姑娘道：「大妹子，你到家想著，等他完了事兒，務必務必的提補著二位老人家，把他『取』過來。」說完，二人相視而笑。

玉鳳姑娘只顧在那邊帶了他的奶娘合丫鬟歸著鞋腳零星，不曾在意。那知他二人這話卻是機帶雙敲，話裡有話。這正是：

鴛鴦繡了從頭看，暗把金針度與人。

要知何玉鳳怎的起身，後事畢竟如何，下回書交代。